

「職」子之手，「予」子偕老

職治三 蘇曼

手裡握著各項個案功能的評估內容，上面爬滿密密的筆記，深怕自己會遺漏掉任何一個微小的細節，反覆輕輕的說著幾分鐘後要對個案說的指導語。隨著指針滴滴答答的走，我緊張的將手放入白袍的口袋，這是讓我有安全感的習慣動作。反覆翻閱筆記，但思緒紛亂，感覺紙上閱讀到滾瓜爛熟的文字，在我腦中旋轉飛舞，就快溜出來了。

看著指導老師給的電腦病歷檔案，我開始拼湊個案的形象，是位八十幾歲的男性，右眼失明，有心臟方面疾病和腦中風等等，看著先前治療師為他評估的等第，初步的了解個案的生理狀況。因為是實習，所以我們會依照著評估量表，一項一項施測下去，最後訂定治療的目標。眼睛盯著螢幕上的黑字，試著將它們烙印在腦海中，漸漸對個案有了雛型，此時我的自律神經系統似乎也安撫了腎上腺素的分泌。

治療室的門緩緩被推開了，一位婦人推著坐在輪椅上的老爺爺進入了治療室，婦人的眼神有些疲憊，抿著雙唇，而眉頭也深鎖著，擠出了歲月的皺褶，老爺爺雙眼淡淡的望向前方，看不太出什麼情緒，給我一種沉靜的氛圍。那位婦人是輪椅上爺爺的妻子，訪談過程中看到她眼裡閃爍著焦慮和擔憂，「請問您對您先生未來能恢復的程度有什麼樣的期待呢？」我看著婦人問道。「我當然不期待可以跟以前一樣了……，但是希望他能夠打理自己的一些生活起居。」她的語調透露些許失落夾雜著一絲絲的希望，而我，也只能動筆紀錄她說的字句，雖然想說些鼓勵的話，卻只能靜靜的點了點頭，畢竟婦人說的也是事實，沒有把握的保證就不必多說了。

施測一個稱作 LOTCA 的評估工具，評估個案的認知功能，且老爺爺有失語症，以至於表達上有些困難，婦人在一旁陪伴著，當評到一項拼拼圖的項目時，老爺爺手中拿著一小塊拼圖，不加思索的擺放在桌上，緊接著將另一塊拼圖以不連貫的圖案接連在旁，無法成功地照著示範圖拼出一樣的圖案，於是我請他將拼圖擺在示範圖上去拼湊，並親自示範了一塊拼圖給老爺爺看，「現在換你做一次！」說完遞給他一小塊，他拼著與我們看到的示範圖不同的圖案，拼圖與拼圖之間彼此無法契合，而他太太這時皺著眉頭對我說：「為什麼會這樣子啊？」她的語氣承載滿滿的傷心，彷彿心碎了一地，老爺爺會有這樣的情況是因為腦中風影響到視知覺這一區域。我突然感到心揪了一下，事實上大多數的疾病都是這樣，就像地震一樣，突如其來的撞擊板塊一下，卻造成永久存在的裂痕……，產生的影響，不僅僅對個案本身，也打擊了愛著個案的至親……，同時也打亂了他們的生活節奏。

抓緊時間，繼續施測個案的動作控制和平衡，中間短短的空檔時間，老爺爺開始從事熟悉的滑車活動，因為他的患側手肌力不足，若用患手做活動，則滑車就會翻覆，因此他使用好手壓住患手作代償，此時婦人就會拉開他的好手，將自己的手輕放在老爺爺的患手上，帶著他左右滑動滑車，「這樣才有效果啊！」她緊皺著眉頭對她先生說，老爺爺將他的手從太太手中抽回，發出不悅的哼聲，繼續用好手代償，同樣的畫面又重播了幾次，「你繼續這樣，那我要走了！」婦人說完，起身離開治療室，重重的腳步聲落在身後，老爺爺沒有說什麼，繼續滑車活動。我想每位個案都希望能在復健時能獲得成就感，希望少一點的挫折，在病識感不足的情況下，會選擇以代償的方式來達成目標，親人往往比個案更加焦急，那是種又急又氣又難過混合產生的複雜情感。沒過多久，婦人再度回到老爺爺身旁，沒吭聲的拉張椅子坐下，窗外透進亮白的光影，灑在他們年邁的身上，歲月的皺褶更加鮮明了，家人間緊密的情感，有時也添著些許的矛盾，「愛」就像橡皮筋繫著相愛的彼此，距離拉遠了又會再彈回來，無條件地呵護和給予，放心不下所以回來。有時候生病好像是這麼一回事，拉近了家人彼此之間的距離，因為疾病才發覺生命像易碎品，有了道裂痕才更加體會到在乎的重量，雙手捧著希望，永遠不再放手。

後續的平衡測驗，個案要站立時我們協助他從輪椅轉位到治療床上，老爺爺顫抖的雙手扶著床墊，像使盡了全身的力量將虛弱的身子撐起，腳卻像唱反調般，頑強卻虛弱，我們在旁扶著他，紀錄只能寫下：無法獨立保持站姿。其餘的評估像是動作控制等級也比較低，而且和入院時的資料相比，兩個月的期間都沒有進步，再加上考量他的年齡，因此治療師必須擬定代償技巧。

施測完重點評估項目後，目光追隨著那對夫妻的背影離開，鼻子酸了一下，覺得有些失落，有些無奈，希望自己有更多力量，能夠幫助來復健的病人，盡可能的回復到以往的生活，協助他們獨立從事許多日常生活。復健科的病人也許很多都是如此，無預警的腦中風、一場無情的車禍事故造成脊髓損傷，毀了年輕人的下半輩子……等等，一場疾病就這麼魯莽地闖進他們的生命，攪亂了他們的生活。生命就是如此，常常不照著預料走。身為醫療人員的我，常常在想自己擁有什麼能力，能夠給病人什麼呢？身為職能治療師，未來要一步步的帶著病人往上爬，透過活動分級將難易劃分，給予心靈上的支持，建立良好的醫病關係、和病患家屬進行口頭衛教等等，提供代償方法像是深入個案的居住環境作改良、生活型態上的調整，或是設計專屬的輔具給個案使用，其實仔細想想自己也可以擁有很大的力量，「如果對自己的專業不夠有信心，是因為自己不夠充實吧！」曾經有人這麼對我說。現在大三的我，投入職場之前要為了自己也要為了我的個案努力，將醫療知識的磚頭扎實的堆砌成一座高塔，站在上頭眺望，讓我看得更遠。記得實習時心裡糾結著的情緒，記得那些期盼，無論病人的還是自己的，我都要記得。

握著黑色的原子筆，寫下那位老爺爺的評估報告，「告知家人個案的狀況，並說明預後不太樂觀，因為年紀較大，合併失語症等等大腦功能受損，讓家人有心理準備，並教導如何照顧個案的方法及代償技巧。」我停下筆尖想了想，職能治療師有時扮演的角色，也像是幫病人找回生命失去的拼圖，或許無法像原先的完美，但也讓生命的構圖增添一筆預料外的精采！